鐵橋漫稿

鐵橋漫稿十一　文類九　四錄堂類集

烏程嚴可均景文譔

金石跋三

唐

施昭墓誌　元和四年十二月

右誌嘉慶四年新出土金石家未著錄石左上角刻字二行云

嘉慶四年得此涇川趙杞

佛本行集經碑　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

碑額題幽州盧龍兩節度使劉相公者劉總也總弒父兄晚年父兄爲祟乃削髮爲僧其刻本行集經當有數十石今但存卷卅一之二石已斷爲三

盟吐番題柱文 無年月當在長慶二年

右喇薩石柱長慶二年就盟吐蕃所立中刻誓文六行行八十四字行書兩旁刻諸臣署名及蕃臣署名蕃字横讀不可識此拓但有誓文無蕃漢諸臣署名非全本也舊書吐蕃傳長慶元年九月吐蕃遣使請盟乃命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劉元鼎充西蕃盟會使以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劉師老爲副尚舍奉御兼監察御史李武京兆府奉先縣丞兼監察御史李公度爲判官十月十日與吐蕃使盟宰臣及右僕射六曹尚書中執法太常司農卿京兆尹金吾大將軍皆預焉其詞曰維唐承天云云越歲在癸丑冬十月癸酉文武孝德皇帝詔丞相臣植臣播臣元穎等與大將和蕃使禮部尚書論訥羅等會盟于京師壇于城

之西䢼坎于壇北云云大蕃贊普及宰相鉢闡布尙綺心兒等先寄盟文要節云蕃漢二邦各守見管本界彼此不得徵不得討不得相爲寇讎不得侵謀境土若有所疑或要捉生問事便給衣糧放還今並依從並無添改預盟之官十七人皆列名焉其劉元鼎等與論訥羅同赴吐蕃本國就盟仍勅元鼎到彼令宰相已下各於盟文後自書名二年二月遣使來請定界六月劉元鼎自吐蕃使迴奏云去四月二十四日到吐蕃牙帳以五月六日會盟訖今此喇薩石柱在吐蕃界當是二年五月六日盟後所立其文即舊傳所載要節而演暢其詞惟定界係是年添入餘實無添改其與實將軍谷綏戎栅清水縣等地名不見于舊新志其諸臣姓名新書較詳吐蕃傳元年遣使者尙騎力

陀思來朝且乞盟詔許之崔植杜元穎王播輔政大理卿劉元鼎爲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副之詔宰相與尚書右僕射韓皋御史中丞牛僧孺吏部尚書李絳兵部尚書蕭俛戶部尚書楊於陵禮部尚書韋綬太常卿趙宗儒司農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綽右金吾將軍郭鏦及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京師西郊贊普以盟言約二國無相寇讎有禽生問事給服糧歸之詔可大臣預盟者悉載名於策明年請定疆候元鼎與論訥羅就盟其國勑虜大臣亦列名于策傳內所載劉元鼎劉師老及宰相崔植已下僅十五人而舊傳言十七人殆判官李武李公度亦當列名然二年五月已前崔植罷知政事王播出爲淮南節度韓皋李絳蕭俛柳公綽皆有遷升則杜後系銜又當與新傳不同俟

更求全拓本校之

喇薩卽拉撒在打箭爐西北三千四百八十里爲藏衛首地達賴喇嘛居此有大廟謂之大召土人共傳唐文成公主所建近人西藏記云大召名曰老木郎坐東向西樓高四層上有金殿五中殿左廊有唐公主曁吐蕃贊普像大殿內有明萬歷閒太監楊英所立碑門外有唐蕃和盟碑高約一丈五尺寬約四尺厚約二尺兩旁刊有大臣太宰尙書等字跡並佾儒姓名糢糊不能悉讀碑旁有唐植古柳二株老幹盤屈若龍蚪然據此則喇薩乃唐時吐蕃故都舊唐書劉元鼎自吐蕃使迴奏云去四月二十四日到吐蕃牙帳以五月六日會盟訖卽其地也西藏記載此碑無缺字而不載諸臣姓名今以拓本校之其泐缺

處以臆補者四十字其碑字可識而顯與違戾者一百卌五字
庸妄人涉筆動輒作僞如此然其言碑石形製或不誣也

中書令張九齡碑 長慶三年九月十二日宋天聖八年重刻

是碑原石久佚今曲江祠新出土者宋天聖八年韶州判官林
某重書其碑前第二行徐浩撰下刪去并書二字與金石錄墨
池編寶刻叢編類編所載不同碑云公一名博物亦見舊書本
傳趙德甫但據新傳故言史不載也碑云張守珪斬屈奊干舊
守珪傳作屈剌與可奊干新傳同則爲二人疑碑誤其敘張守
珪請誅安祿山事與舊傳同新傳改爲九齡署其狀歐跋亦但
據新傳也碑云謚曰文獻新傳同舊傳作文憲轉寫誤碑云仲
弟九皋宋襄廣三州刺史舊傳作唐徐宋襄廣五州刺史以九

皐碑考之則史得其實碑後載曾姪孫可復金石錄作曾孫敦慶宰相世系表九齡曾孫敦慶袁州司倉參軍元孫昪新昪重九皐曾孫可復潮陽主簿蓋此碑重書時有刪改矣余以嘉慶壬戌過韶州獲見曲江畫像其絹如麻相傳是吳道子筆并拓得此碑以曲江集附錄及韶州志粵東金石略所載校之知諸家皆多脫誤韶州尚有張九皐碑余靖碑惜未拓得

鄭弘禮妻李氏夫人墓誌 開成四年四月十日

是刻諸家未著錄其撰書出倉父手中有云河陽太平鄉臨泉村及西沼村濟源縣清廉鄉官橋村足爲方志之助

天寧寺陁羅尼經幢 會昌三年十月九日

吾郡天寧寺經幢十四可拓者十一此幢會昌三年僧令洪書

其題年月之前復刻差小字二行云會昌三年十月九日樹至
會昌五年六月十七日准勅廢至大中元年十一月廿八日重
建有湖州刺史彭陽縣開國男令狐綯等署名按舊書武宗會
昌五年正月道士趙懷眞鄧元起劉玄靖排毀釋氏而坼寺之
請行焉四月勅祠部檢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數七月勅併省天
下佛寺中書又奏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
委本州鑄爲農器八月制天下所坼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
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坼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此幢樹未二年卽
准勅廢以此也六年三月宣宗卽位五月誅道士劉玄靖等十
二人大中元年閏三月勅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
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此幢於元年十一月重建以此也蓋作

而復立未嘗重刻竹坨跋謂建于是年十一月語未分明舊書令狐綯傳會昌五年出爲湖州刺史大中二年召拜攷功郎中三年拜中書舍人襲封彭陽男食邑三百戶新傳襲彭陽男亦在進中書舍人後而舊書宣紀元年六月以中散大夫前湖州刺史彭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令狐綯行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與傳不符據此幢系銜則襲封食邑爲刺湖所隨帶紀文不誤然何以召于六月而十一月尚未離任則傳以爲召于二年恐是也舊書令狐楚傳大和九年十月進封彭陽郡開國公新傳亦作郡公而綯襲封縣男及爲右僕射始封涼國公咸通末進封趙公蓋唐制承襲多降階矣

天寧寺七種呪幢　大中二年八月廿一日

此幢楷法偉麗較會昌三年幢尤勝洵吾郡至寶也蘇特即代令狐綯任者不見于史

贈工部尚書張仁憲碑　寶刻類篇云大中二年

右張仁憲碑不知何年中斷石工鑿并獻缺改短重樹因每行少十餘字仁憲以孫仲武貴贈工部尚書仲武本名滂會昌三年賜名舊書宣紀稱仲武檢校司徒平章事碑亦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宰相表及世系表無其名蓋使相不書然李懷光李克用等皆書不知何例也碑敘仲武破迴鶻七千張咸加北狄較舊書本傳稍略仲武父光朝弟仲至子直方舊傳皆與碑合碑立于大中二年其明年五月仲武卒子直方襲位十一月直方奔赴闕軍中推周綝為留後然則此碑稍遲即不克立矣

人子孰不欲表揚其祖父而往往有志未遂固有幸有不幸哉碑前題李儉撰蔡陵書并篆額寰刻類編有李儉所書三碑在絳州恐別是一人蔡陵無攷其隸法絕似蔡有隣篆亦可觀又舊傳云仲武少業左氏春秋兼曉儒書而碑言推象象以究天文則仲武又嘗學易可補傳所未備

劉鏞書陀羅尼經幢咸通四年八月廿一日

幢後署名有漳州刺史崔袞新書宰相世系表清河小房著子四袞袞或即其人

李遇書陀羅尼呪并大悲呪幢咸通六年八月十五日

幢六面周刻前十九行標題云佛頂尊勝陀羅尼以小字單行注其下云上都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奉詔譯後廿

四行標題云觀自在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其次行大字題云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奉詔譯末五行題施主曹彥詞於龍興寺云云并年月書鐫人名按上都即唐京城地理志天寶元年曰西京至德三載曰中京上元二年復曰西京肅宗元年曰上都不空西域人有建中二年嚴郢撰徐浩書碑所譯經呪碑未及言唐刻陀羅尼幢皆佛陀波利所譯而不空譯者僅見此幢其譯大悲呪亦僅見此幢佛家持呪猶道家數息借此靜心調氣非以求福而大悲呪今世士大夫半能背誦然見此幢者百不一人余所收唐石刻此幢外尚有吾郡天寧寺之大中二年幢與咸寧縣臥龍寺之咸通十二年碑及牛頭寺之乾符六年碑其大悲呪惟天寧幢臥龍碑爲伽梵

達摩譯與今釋藏所載同餘皆絶異今錄不空譯本而以三碑

注其下云曩謨囉怛曩怛囉夜野牛頭同天寍臥龍作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娜莫

阿哩也牛頭作曩莫阿哩也天寍臥龍作南無阿唎耶嚩路枳帝濕嚩囉野牛頭同天寍臥龍作

婆盧揭帝爍鉢囉耶冒地薩怛嚩野牛頭同天寍臥龍作苦提薩哆婆耶摩賀薩怛嚩野牛頭

同天寍臥龍作摩訶薩哆婆耶摩賀迦嚕抳迦野牛頭同天寍臥龍作摩訶迦盧尼迦耶怛你也

他牛頭天寍臥龍皆無此句唵牛頭天寍臥龍同薩嚩婆曳牛頭作薩囉嚩婆曳天寍臥龍作薩皤囉罰曳

數左怛囉拏囉野怛寫牛頭作數怛囉拏迦囉野怛虘也鉻天寍臥龍作數怛那怛寫娜麼塞

訖哩怛嚩伊鉿阿哩也牛頭作曩莫訖哩怛嚩伊鉿阿唎也天寍臥龍作南無悉吉利埵伊蒙阿唎

耶嚩路枳帝濕嚩囉怛嚩須擺馨姹牛頭作嚩路枳帝濕嚩囉怛嚩頷擺建姹天寍臥龍

作婆盧吉帝室佛囉楞馱婆曩麼吃哩娜演摩嚩嘌遮以灑弭牛頭作曩摩紇哩娜野麼

嚩嘌哆曳瑟也弭天寍臥龍作南無那囉謹墀醯利麽訶皤哆沙咩薩嚩囉他娑馱喃秫畔牛頭作薩

囉喃囉他娑馱喃秫婆吽天盜臥龍作薩婆阿他豆輸朋 阿薾闍 牛頭作阿吽玫天盜臥龍作阿逝孕 薩喃麼 哆喃婆嚩沬囉誐 牛頭作薩囉嚩步哆喃婆嚩麼㗚誐天盜臥龍作薩婆薩哆郍摩婆薩哆郍摩婆伽 摩 戍馱劒 牛頭作尾弋達劒天盜臥龍作摩罰特豆 怛你也他 牛頭同天盜臥龍作怛姪他 唵 牛頭天盜臥龍同 阿路計阿路迦麼底 牛頭同麼作摩天盜臥龍作阿婆盧醯 路譬底 牛頭作路迦底天盜臥龍作盧迦帝 訖蘭帝 牛頭作羯蘭帝天盜臥龍作迦盧帝 係係賀嚓 牛頭作醯醯賀夷唎天盜臥龍作利醯 摩賀冐地薩怛嚩 牛頭同天盜臥龍作摩訶菩提薩埵 薩婆薩婆麼囉麼囉 牛頭作薩麼囉天盜臥龍與檀同麼作摩 麼麼唹哩娜演 牛頭作紇哩郍野天盜臥龍作摩醯摩醯利馱孕 矩嚕矩嚕羯羚 牛頭作俱嚕俱嚕羯囉麼娑達野娑達野天盜臥龍作俱盧俱盧羯㖿 度嚕度嚕 尾演底 牛頭作度嚕度嚕尾演帝天盜臥龍作度盧度盧罰闍耶帝 摩賀尾演底 牛頭作摩賀尾演帝天盜臥龍作摩訶罰闍耶帝 馱囉馱囉娜賀嚩捺囉 牛頭作馱囉馱囉達哩郍捺哩天盜臥龍作陀囉陀囉地利尼 濕嚩囉 牛頭同天盜臥龍作室佛囉耶 左攞左攞 牛頭同天盜臥龍作遮囉遮囉 尾麼

攞麽攞 牛頭作尾麽攞阿麽攞寍队龍作摩摩罰摩囉 天没栗帝 牛頭作毋栗帝天寍队龍作穆帝麗 噎

呬曳呬 牛頭作伊醯曳呬天寍队龍作伊醯伊醯 室那室那 牛頭作路計濕嚩天寍队龍與此幢同 阿

囉釤韈囉舍唎 牛頭作囉囉誐尾灑尾𡅏捨野天寍队龍作阿囉參佛囉舍利 韈灑韈釤 牛頭作你

味灑尾灑尾𡅏捨野天寍队龍作罰沙罰參 韈囉舍耶 牛頭作慕賀左囉尾灑尾𡅏捨野天寍队龍作佛囉舍耶

護噜護噌麽攞 牛頭作虎噜虎噌麽攞天寍队龍作呼盧呼盧摩囉 護噜賀蹤 牛頭作虎噌賀㗚天

寍队龍作呼盧呼盧醯利 薩囉薩囉 牛頭作鉢娜麽𡅏娑娑囉娑囉天寍队龍作娑囉娑囉 悉哩悉哩

牛頭同天寍队龍作悉利悉利 素噌素噌 牛頭作㗚噌㗚噌天寍队龍作蘇盧蘇盧 没地乜 牛頭作没地野

天寍队龍作菩提夜 没地也 牛頭作没地野天寍队龍作菩提夜 冒馱野 牛頭同天寍队龍作菩馱夜 冒

馱野 牛頭同天寍队龍作菩馱夜 弭帝唎夜 牛頭作弭怛哩野天寍队龍作彌帝利夜 你攞誓姹

牛頭作顗攞建姹天寍队龍作那囉謹墀 娜哩捨娜 牛頭作迦摩寫娜哩舍喃天寍队龍作地利瑟尼那 播野

麽諾 牛頭作鉢囉賀攞鄉野摩諾天寍队龍作波夜摩那 娑嚩賀 牛頭同天寍队龍作娑婆訶 悉馱野

牛頭同天盌卧龍作悉陀夜

娑嚩賀

牛頭同天盌卧龍作娑婆訶

摩賀悉馱野

牛頭同天盌卧龍作摩訶悉陀夜

娑嚩賀

牛頭同天盌卧龍作娑婆訶

悉馱庾儗濕嚩囉野

牛頭作悉馱噞藝濕嚩囉野天盌卧龍作悉陀噞藝室嚩囉耶

娑嚩賀

牛頭同天盌卧龍作娑婆訶

你攞謇姹野

牛頭作訢攞建姹野天盌卧龍作那囉謀婔

娑嚩賀

牛頭同天盌卧龍作娑婆訶

嚩囉賀私孕賀穆佉野

牛頭作嚩囉賀毌佉僧賀毌佉野天盌卧龍作悉囉僧阿穆佉耶

娑嚩賀

牛頭同天盌卧龍作娑婆訶

嚩囉鉢娜麼賀娑哆野

牛頭作鉢娜麼賀娑哆野天盌卧龍作娑婆摩訶阿悉陀夜

娑嚩賀

牛頭同天盌卧龍作娑婆訶

作羯囉悉馱野

牛頭作左羯囉欲馱野天盌卧龍作者吉囉阿悉陀夜

娑嚩賀

牛頭同天盌卧龍作娑婆訶

播麼賀娑跢野

牛頭作商佉舍嚩娜甯冒達疊野天盌卧龍作波隨摩羯悉哆夜

娑嚩賀

牛頭同天盌卧龍作娑婆訶

你攞謇姹嚩賀誐囉野

牛頭作摩賀攞俱吒馱囉野天盌卧龍作那囉謀婔嚩伽囉耶

娑嚩賀

牛頭同天盌卧龍作娑婆訶

麼娑唎餉羯囉野

牛頭作嚩麼薩建馱你舍悉體哆說哩瑟拏吩疊野天盌卧龍作麼娑利勝羯囉夜

娑嚩賀

牛頭同天盌卧龍作娑婆

訶牛頭此下有嚩也伽囉左囉麽顫曩謨囉怛曩怛囉夜野牛頭
薄薩曩野娑嚩賀凡二句十五字
同天盌臥龍作南無娜莫阿唎也牛頭作曩莫阿唎也天嚩路
喝囉怛那哆囉夜耶盌臥龍作南無阿唎哪
枳帝牛頭同天盌臥龍作婆盧吉帝濕嚩囉野牛頭同天盌臥龍作爍皤囉耶娑嚩賀牛頭同天盌臥
龍作娑婆訶此下今梵本有唵悉殿都漫哆囉跋馳耶
娑婆訶凡五句十三字唐碑皆無或云永樂開仍增也按五藏
地亙萬里方言不同繙譯又有二合三合四合之異故諸刻參
差如此然對音仍近也

王仲建墓誌　咸通六年十月廿二日

右王仲建墓誌乾隆閒出于孟縣西河潭文云王之命氏始乎
太子晉晉生龜襲封于太原按宰相世系表言太子晉廢爲庶
人其子宗敬爲司徒又言太原王氏出自離次子威漢揚州刺
史九世孫霸字儒仲居太原晉陽計自太子晉至霸廿世當後

漢初始居太原未嘗受封此碑所言恐非實事又貞元十七年追樹晉司空王卓碑言周平王孫赤奔晉自赤至龜八代代牧并州與此碑及宰相表亦異

徐州功曹參軍劉仕俌墓誌　咸通八年正月廿五日

唐書百官志無登事郎尚食局亦無御食使據此碑是彖系銜則志文闕略也

孝子張常洧旌表碑　寳刻叢編云咸通十三年

寳刻叢編張孝子旌表碑再見一爲貞元五年一爲咸通十三年今僅存片石其側有咸通十字蓋後碑也然觀碑字較小而末行呂㶤題名及碑側咸通時題名字較大似官是土者陸續加刻則此即貞元碑亦未可知

劉幼昇等造陁羅尼經幢 乾符二年十月十五日

右幢字畫精整經後有乾德三年小字一行葢此幢仆而重立也云庚辰朔則丙申爲十七日而云二十五日必有一誤

趙琮墓誌 丙申年七月三日

碑云丙申年七月三日無年號疑是後唐清泰三年是時石敬瑭反至十一月即晉天福元年也據碑云府君遇軍情變亂亦是五代之證山左金石志及訪碑錄列于乾符三年今姑從之

成君信墓誌 乾符五年十一月廿九日

右碑益都新出土兄弟字作苐獨見于此

僧省傳書陁羅尼經幢 景福二年八月八日

右幢署名有錄事史嬀宣又有郢洪皆希姓廣韻嬀又姓引左

傳晉大夫矯文畢亦姓引蔡邕胡太傅碑有太傅掾鴈門畢整

陁羅尼經幢 無年月

右佛頂尊勝陁羅尼經日照三藏譯正書字徑寸六分後附四呪其石四層合文無年月書人名楷法酷類玄祕塔疑此亦柳公權書在泰安縣冥福寺寺有五幢此幢最高大其三幢皆五代所刻一幢殘缺臥于殿東北小圃中余所親見

造像九種 無年月

右造像題字三紙共九種當是唐刻中有懷州河內縣字蓋即擕之河內者武德二年始置懷州知非六朝刻也其書像主作并主並讀若并與像聲近故得借用

後唐

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碑 同光二年十一月

右李存進碑在太原縣鄭村僅露碑頂曹秋嶽發之樹大道上新史載存進事甚略以碑文與舊史本傳及莊紀校之舊史父佺世吏單于府而碑載曾祖嚴祖某皇考佺爲府寮皆兼大衙蓋唐末官屬都假階也舊史有子四人而碑載有子七人爲小異其叙存進戰功及死事舊史視碑較詳而年月官階亦無違異菜九來僅見新史又未合莊紀考之因多異同錢竹汀亦坐此病舊史存進初仕嵐州刺史湯羣爲部校獻祖誅羣乃事武皇碑但言初事獻祖不及湯羣體例宜然新史言太祖攻破朔州得之頗失實又碑言享年六十八舊史作六十六轉寫誤也

太湖投龍銀簡文 寶正三年三月卽後唐天成三年

右投龍銀簡崇禎季年簡村民得之太湖中長八寸有奇廣六之周圍蟠龍中刻吳越寶正三年告文即後唐天成三年也簡重廿兩有沈姓者倍銀易之不得乃拓存數本後民之子貧銷簡爲鋌翁海村從沈分得一拓本此即翁所贈也文云年七十七歲二月十六日生則武肅生於大中六年壬申歲癸卯月癸丑日足補兩世家及錢氏舊譜所未備又聞乾隆中太湖漁人網得玉簡一枚亦吳越物舊藏林屋民家今未審所在

龍潭寺經幢二種　應順元年正月又一種元年閏正月

右兩幢一爲濟源人浩從直建一爲浩從直邑衆十一人共建元和姓纂郜氏因避難改爲浩氏廣韵浩姓引漢青州刺史浩賞今爲希姓從直昆弟皆仕後唐其祖克用犯武皇諱直書不

後晉

忠湛大師碑 天福五年七月十八日

右碑高麗太祖王建撰崔光胤集唐太宗行書金石家未著錄余得之吳學士蘭學士得之高麗使臣碑斷失中截又缺末行僅存一千一百卅七字碑言忠湛以咸通十年八月一日生龍紀元年受具戒於武州靈神寺[illegible]五年七月坐[illegible]化年七十有二五年上缺者乃天福字是年為庚子即王建之天授廿三年鄭麟趾高麗史是年秋七月王師忠湛死塔于原州靈鳳山興法寺新製碑文是也原州屬揚廣道後屬忠清道本高句麗平原郡武州即昌平縣屬全羅道本百濟屈支縣

陳渥書呪幢　天福六年七月

此幢前十四行刻威神呪非即尊勝陀羅尼經呪也幢內亦無書人名氏山左金石志及訪碑錄皆題爲陳渥書陀羅尼經幢恐非

吳越文穆王錢元瓘碑　天福八年四月廿日

碑在杭州正陽門外十里玉皇山下有篆額有穿碑文行書字徑寸二分首行標題字徑二寸漢苑令碑標題大于碑文數倍此殆倣其式碑除首行標題泐缺不計外共三千六百五十五字可識者二千一百七十餘字錢氏舊謚載有全文脫譌甚多而石本泐處尚賴謚以補之碑與舊新史互校亦多異同碑云王即武肅之第七子舊史作第五子碑云諱元瓘字文寶新史

作字明寶碑云癸巳歲命將作監李鍇爲起復使舊史作李鍇碑云張文寶張絢爲守中書令使舊史作授兼尙書令皆當以碑爲正碑云王娶扶風馬氏故雄武軍節度同平章事綽之女新史繆將有馬綽不言故節度同平章事碑云破處郡妖狂舊新史此事失載皆漏略也

後周

朗空大師塔碑　顯德元年七月

右碑并陰金石家未著錄吳學士蕭得之高麗使臣碑撰于梁貞明末刻于周顯德元年碑陰則刻石時所記也兩唐書新羅傳皆訖會昌鄭麟趾高麗史所載新羅事從貞明末至後唐清泰二年略可尋究前此闕焉舊五代史明紀長興三年四月新

羅王金溥遣使貢方物新史增多一事莊紀同光元年十一月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高麗史作昇英蓋姓朴名昇英新史誤加金字又新史四夷附錄長興三年誤作四年又言自晉已後不復至不知晉時已無新羅國矣其會昌至貞明末八十年間新羅世次僅見此碑可補史傳之闕碑陰有元聖王當在會昌間爲朴氏代金之始數傳至大順景福間新羅政衰羣賊競起眞聖王六年甄萱叛據南州稱後百濟弓裔據高句麗之地都鐵圓國號泰封見高麗史即碑所云時當尼運世屬此蒙災星長照於三韓毒霧常鋪於四郡也碑陰及高麗史有憲康王當在乾符光化間天祐三年孝恭王立貞明元年神德王立皆見碑文碑又稱神德爲聖考大王貞明四年景明王昇英立

碑謂之今上是年王建逐弓裔而據其地建元天授碑陰云唐新羅國景明王之天祐年中則以後唐同光前皆稱天祐也同光二年九月昇英號弟魏膺立天成二年甄萱入都城索王令自盡立金溥爲王金溥者景明王之表弟憲康王之外孫是金又代朴清泰二年六月甄萱子神劍作亂萱奔投王建十月金溥納土于王建十二月除新羅爲慶州事詳高麗史即碑陰所云後高麗國凡平四郡鼎正三韓也金溥高麗史作金傅未審孰是碑撰後久乃上石因有脫誤海東古刻向來僅見平百濟碑此與忠湛碑余最先著錄且可補史何快如之

鐵橋漫稿十一　文類九　四録堂類集

稿十一[illegible]

烏程嚴可均景文譔

金石跋四

宋

濟州廳辟記　建隆四年八月一日

右碑山左金石志及訪碑錄皆云已佚余屢見新拓本則碑尚在鉅野未嘗佚也碑陰刻蓮華漏記圖式具備與余所見廣州雙門邸之南漢銅漏形製不同今鐘表盛行而刻漏希少此碑足爲攷古之助阮氏得明拓本其碑陰缺廿許字新拓卻完善可喜

開福寺佛塔鐵柱文　淳化元年

右鐵柱發願文并陁羅尼眞言進士葉護書淳化元年鑄在長沙北門外鐵佛寺門東佛塔中寺舊名開福其塔以鐵柱爲心柱高五六丈圍二尺許其字皆陰文徑寸餘凡十四段段五六行不等鑄手甚精鐵不生繡嘉慶壬申歲二月余親至塔中觀之天晚不及手拓同鄉沈三隨父宦楚藏有舊拓本即以贈余余收輯金石多矣鑄鐵工緻必此爲最

重修北嶽安天王廟碑 淳化二年八月九日

碑立于淳化二年八月先是契丹入寇詣北嶽廟卜之不吉遂縱火焚廟至是節度都部署張訓始修葺之宋史太宗紀端拱元年九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爲定州都部署閱三年而是碑立則張訓卽代其任者史不見其人

說性亭銘　淳化二年十月廿日

右碑淳化二年立申革撰并篆書在陽穀諸家未入錄嘉慶丙寅縣令臺士佳始搜得之碑題盧縣說性亭銘考盧縣本漢舊縣前志屬太山郡續志屬濟北國宋隋志屬濟北郡唐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屬鄆州東平郡而宋志無此縣徧稽史乘不知何年併省疑在眞宗朝以河患徙州縣時也水經注河水又東北徑碻磝城元和郡縣志濟州理碻磝城州即盧縣寰宇記碻磝津在縣北一里又言盧城在長清縣南五十里其時長清尚未徙刺榆碑得于陽穀縣東北四十里正廢治也蓋陽穀長清與舊東阿分有其地一統志通志以盧縣專屬長清當據碑正之申革爲盧縣令方志失載亦當據碑補之碑篆學李少

溫得其神似惟西遒深泉說文無逼字書家固不拘也

說文偏旁字原并自序及郭忠恕荅書　咸平二年十二月

右𢾾英書說文部首五百四十字用李陽氷刊定本與今所行徐鉉本不同陽氷本失傳羣書引見纔數十百條賴𢾾英此碑尚得見其厓略皿下少丶部子下多了部細思無丶刂主杳二篆何所從盖陽氷歸入一部或丨部目上從一丨而偏旁上仁二是丶可丨可一徐本丶承皿皿中之一郎丶則陽氷少丶部未可厚非其部次互異如亼會倉亼徐作亼會倉如㡀㡀市帛白徐作市帛白㡀㡀如北㐆北徐作北㐆如重㐆老毛毳尸尺尾臥身㐆衣履徐作重臥身㐆衣㐆老毛毳尸尺尾履如勹茍包徐作勹包茍平心而論實可兩通即如繫傳部敘亦與鉉異

鈔卷首新目又與第十五篇原目異安知陽冰非仍許君之舊乎其篆體互異如豊作豐從卌在豆上九經字樣引說文如此气作乞㇉作㠯巳作㔾繫傳引陽冰本如此至畢氏關中金石記所識豈害畱兇乇等字用筆小變實皆六書之正至謂蒟作蒟驗碑本筍從竹不從艸蒟英恐不受誣畢氏又詆薜音陌包反謂誤以薜為麓字按宋版徐本及毛刻初印薜莫交切麓里之切陌包即莫交是蒟英與徐本同畢氏又詆甾音才九反謂誤以甾為缶字按繫傳引陽冰言說文無由字缶即由字而陽冰篆碑偏旁由缶由為一字蒟英平文碑宙亦作宙是方九之音為墨守陽冰之過若畢氏所未舉者伞為背呂而釋為乖㐫亦自字而音蒲革實皆差謬蒟英自負小學而未詣造然不可

謂非好古者且係陽冰本亦僅見也

汾陰配饗銘　大中祥符四年二月

碑凡五石字徑三寸眞宗御製御書宋史本紀祥符四年二月辛酉祀后土地祇壬戌作汾陰配饗銘即此碑也楷法端凝宋代無出其右書史會要稱眞宗善書得晉人風度觀此碑及龍門銘良然

泰寧宮牒　大中祥符四年三月

右牒元人摹刻其碑右方刻金正隆四年喬遷辰記左方刻至正十三年王璞記而牒在上方宋史眞宗紀祥符四年二月辛酉祀后土地祇是夜幸開元寺作大寧宮辛酉二月十六日也碑作三日葢命下逾月而牒始發

玄聖文宣王贊並加號詔 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

碑在西安府學以宋史校之詳略互見碑云給近便五戶以奉塋域史作十戶碑云詔吏部尚書張齊賢等次日以太牢致祭史但作遣官祭以太牢石刻之有裨史學如此

虎丘山題名三種 起天聖元年二月止八年八月

右題名三種在虎丘劍池北凡張希顏已下十八人莫攷者過半范成大吳郡志慶歷間有尚書攷功郎中邵飾爲吳郡守又云章岷字伯鎮嘗爲平江軍推官有文聲范文正公有和章從事鬬茶歌及同登承天寺竹閣詩是刻有推官章岷知長州縣事邵飾則邵由縣令爲郡守也其判官王質知吳縣事馮九成范氏失載可補方志之闕

涇州回山王母宮頌 天聖二年三月十五日

右碑在涇陽縣王母祠上官佖篆書泐缺卅九字祠中別有咸平元年夢英行書碑其文全同可以校補回山漢書武紀元封四年通回中道疑卽其地碑撰于開寶元年至此閱五十七年重書者再蓋陶穀此文爲名流愛重如此篆法安穩甚出郭忠恕夢英之上惟書梟譟爲噪韶爲詔積爲穨根爲帳遥爲遙侖爲崑崙皆軼出說文外書家固所不拘碑末題嵇非總刊廣韵羌複姓有嵇非氏今罕見此姓矣碑陰上官佖題記外有宋人題名十種金明人題名各一種柳泉砦主傳信柳卽柳字宋地理志柳泉鎭屬百城一砦屬原州其戊辰三月王說等題名蓋元祐三年也庚寅六月任獻民題名蓋大觀四年也

弟不迪迄金縢序二石竝兩面刻字面各六横易每横卅四行書卅三行黃玉圜言六排各卅六行不確金縢序在末横之末行其康王之誥酒誥殘字舊當別有一石玉圜言書僅一碑亦不確篆法視周禮碑遠遜繫詞俯吕察於地理古有頫俛無俯牧誓弗迓克奔迓爲十九文古借御訝爲之

二體石經周禮殘碑 嘉祐六年

二體石經周禮今但存一石在陳留縣學其碑兩面刻字面各六横不相聯毌畢氏中州金石記謂有數石葢爲割表本所惑也與今本對校亦少異文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唐石經作莞席按上言五席之名物故此言莞席繅席次席蒲筵熊席下復言加莞席紛純明此非筵字通典卷七十四初學記卷廿五皆

引作莞席今此及各板本與序官疏及此疏皆作莞筵蓋沿北宋人誤改也篆法甚茂密視易書禮記遠勝其書侯禳作穰假借可通惟祧藏二字軼出說文外又省韶爲詔省敍爲叙易譯爲蹕亦形聲比附不乖六書之正古者偏旁音言隨作詔即韶之省故禮器詔侑武方注詔侑或爲韶囿督鼎秦刻石倉頡篇竝有詔字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此二句黃玉圖謂石經不凡酒修酌下今本在左右玉几下余徧檢今本皆與石經同無在左右玉几下者未知玉圖何所見也

二體石經禮記殘碑 嘉祐六年

二體石經禮記僅存一石舊在開封府巽門內觀音堂中嘉慶七年張二橋孫仲琁偶至此廟見康熙間所刻重修觀音堂記

碑側甚厚疑是古碑改刻試探其背果有字審視乃嘉祐石經遂告馬撫部送之府學文廟與易書二碑竝樹焉惜一面已磨去但存一面凡六橫爲檀弓上篇文剝泐過半篆法視周禮碑稍遜與今本對校亦無異惟於字皆作烏其字皆作箕說文只是一字經典相承無此本也

醉翁亭記 嘉祐七年十月

右碑蘇唐卿篆書以歐集校之蔚然而深秀集作蔚然琅琊集作琅邪讓泉也集誤作釀泉臨乎泉上者集作臨于在乎山水之間集之間下有也字而寓之酒集作而寓風霜高潔集作高潔往來而不窮者集作絕者互有得失唯以寓當寓自屬碑誤

蘇唐卿篆法頗學陽冰而未通六書之指滁琊峯瀉僧潔七

字軼出說文外列字詩疏引說文有之泉故槃搆譴頑黠遊皆偏旁寫誤

先秦古器記 嘉祐八年六月十九日

右先秦古器記劉敞撰碑凡四横每横高尺七寸八分廣二尺四寸石今斷失下截僅存二横有半爲器八爲銘五叀記文稱器十有一物則失五銘也其存銘五鐘鼎款識法帖皆摹錄下其釋文多誤如鄉卽鄭字而釋爲郝殷卽殷字借爲簋而釋爲敦百卽首字而釋爲𤔲凡卽凡字而釋爲周諸誤不可勝指自隸書行而古文廢千餘年來長夜將旦乃新定釋文以示後之治古文奇字者

重刻瓦城王朱軫廟碑 熙寧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碑在昌邑縣西北卅里瓦城郝古廟中以碑有滅竈之語故方
志誤稱孫子廟元于欽齊乘昌邑縣西北海濱皆城俗呼爲瓦
城半爲水漸城南有孫武廟一統志云內有古槐甚奇廟祀孫
臏又謂臏食邑都昌是舊爲孫武廟後又祀孫臏則沿譌已久
攷昌邑卽漢都昌漢初功臣矦表高帝六年封朱軫爲都昌矦
孫大參星衍據朱軫以隊帥先降翟王虜章邯矦與碑所云：
漢興龍元祀及平暴秦川等語合謂此爲朱軫廟碑不可易余
驗碑文似元是六朝唐碑剝蝕間重刻復加改補故多脫誤不
可通然賴此碑尚存而千年遺廟始能攷出亦快事也

賜廣濟寺僧文海紫衣牒　熙寧八年閏四月

右碑關中金石記所未載文海亦非名僧牒後署名右諫議大

夫參知政事呂即呂惠卿也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王即王韶也吏部侍郎平章事韓即韓絳也吏部尚書平章事王即王安石也以宰輔年表及紀傳校之年月皆合則宋史精密當在新唐新五代之上竹垞等輕詆之殆非定評碑上方刻元豐二年賜慧照大師勅多闕文

伏犧廟三門記 熙寧十年三月廿五日

右碑在魚臺縣東北七十里鳧山南伏羲廟廟後即伏羲陵其東為畫卦臺山亘魚臺鄒縣界即魯頌鳧繹二山之一孫伯淵大參謂鳧伏聲之轉疑鳧山本以伏羲陵得名或有然也碑引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新興村其間有伏犧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舍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銘

城北有羣仙洞中有九龍潭其古木勝槩依稀存焉所稱圖經
當本隋唐舊志而皇甫謐乃云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
平之西也通考又載政和三年享太昊于陳州於是伏羲有三
陵雖古帝神靈無乎不在然左氏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實司
太皞之祀則陵當在鄒魯間碑云既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
盛七祖四宗嘗遣使致祠焉是熙寧前祀陵不在陳州後有議
禮者此碑卽是憑據關係非淺而山左金石志寰宇訪碑錄皆
遺此碑何也

左山興化禪院高永亨等題名元祐元年三月十三日

右刻題元祐丙寅上巳後二日蓋元年三月十三日也左山亙
荷澤曹縣界興化禪院爲荷澤地其寺尙有至和二年寶乘塔

碑

顔文忠公新廟記　元祐七年四月廿七日

右碑在費縣東北五十里朱滿村魯公廟中卽碑所言諸滿村也碑陰爲米黻書魯公仙蹟記拓本極多而正面秦觀書置不拓至阮撫部始入錄據浯溪小摩崖云惜秦少游已下世不得此妙墨劖之崖石則淮海書法久爲山谷心折而弇州跋彼言少游當亦善書是元美等未見此碑也碑陰云元祐三年余游吳興適覩郡人新公之廟因得謁拜公像公之大節紀載甚多而論次于林公之文爲備至仙眞事吾又以刻于碑陰是仙蹟記在湖州林某撰碑之陰今湖州碑已佚而費縣有之殆後人摹刻矣

重書李白牛月臺詩 紹聖二年正月十八日

碑在單縣各家未入録以太白集校之同

濟州重修玉皇廟像記 紹聖三年正月

右碑山左金石志未入録訪碑録列于紹聖元年按碑云紹聖元祀又云迄次年又云於明年春正月甲辰日葢三年正月十三日也碑書鼡宄二字難識孫大衆言宄即宊字借爲冬有[illegible]

額未拓

重立天寶井銘記 紹聖四年二月一日

右古井銘各家未入録嘉慶戊辰九月孫大衆星衍見之費縣聽治之儀門外拓得見詒石方尺餘一面刻字額有古井記三篆字額下右方爲天寶九載趙光乘銘左方爲紹聖四年達完

記據逢完言唐賢趙公之銘土昧已久今洗而拭之是銘爲唐刻然何以銘居額下之右預虛其左爲記地疑此銘紹聖重刻否則額篆爲補題矣銘云土缶舊得石幹今修國語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其中有羊以問仲尼銘卽指此太平寰宇記季桓子井深八十八尺在曲阜縣東法集寺引史記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一統志在曲阜縣東北三里周公廟北皆不言在費縣惟東通志古鄪城內有季桓子井相傳桓子穿井得羵羊卽此則與銘合銘據天寶已前圖經當可據信寰宇記故費縣在縣西北二十里古費伯國也後爲季氏邑蓋井在故費城不知何時此銘乃在今縣治片石易于轉徙未足怪矣

刻高適琴臺詩 崇寧二年四月一日

右刻山左金石志未入錄以高達夫集校之適過宓子賤琴臺集作適登無宓字賤詩三章集作三首能嗣宓子之政集作子賤再造琴堂集作琴臺美邑宰集作多邑宰千祀稱其才集作千載空有頌聲來集作唯有自言邑中理集作自謠我今還復爾集作今我當以石刻爲正詩後刻宋正功跋引唐新書達夫滄州渤海人與今本同每一篇成好事者竟傳布今本作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竟與競通校者不得其解改爲輒字耳滄州本渤海郡而渤海縣屬棣州舊書高適渤海蓨人而蓨縣屬德州二書地理志各與本傳不合與元和志亦不合當有改屬沿革志家疎漏難復攷稽宋正功爲單州郡守方志失載可據石刻補之

濟州學記　崇寧四年三月十五日

右碑在鉅野即宋濟州治宋朝事實蔡京乞隨所在諸官置學添教授立法教養故崇寧大觀間學碑甚多陸藻此文氣息醇厚似曾南豐書者蔡脩即京次子筆法麗逸頗似徽宗

賜辟廱詔并後序　大觀元年二月

右碑在鉅野大觀元年二月立額題皇帝賜辟廱詔六字二行字徑六寸餘碑上截刻崇寧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廢科舉以復里選詔書下截刻四年薛昂後序陵縣學亦有是碑高廣字式全同惟下截末無大觀年月及趙霄等四人署名別有葛長卿牛公達賀宗賢孫延太耿著五人署名爲異爾時鄆州蓋皆舉刻今但見此二碑矣山左金石志無鉅野碑而有陵縣碑跋云

宋史徽紀崇寧三年十一月甲戌幸太學遂幸辟廱賜詔明文得此可補其闕又云詔內建置校學應是學校之誤播告之條條誤作修余謂校學字未誤修字亦未誤甲戌爲十一月朔詔下于十四日丁亥鉅野別有陸藻撰濟州學碑所載甚詳與此碑詔末十一月十四日正合宋史選舉志徽宗設辟廱於國郊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學校崇寧三年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並罷則紀與志詳略互見爲史家恆例非紀有闕也

曾公讀書巖楊書思題名　政和二年九月

右刻在臨桂冷水巖以曾布嘗修治故後人呼爲曾公巖楊書思淮海人雖山疊綵山皆有題名而未見于史

北海相孔融祠堂記 政和四年三月十五日

碑在濰縣署後孔北海祠所稱今太守韓公通判慕容公府志謂即韓浩慕容若礎是也宋史忠義傳韓浩丞相琦孫以奉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衆死守城陷力戰死據碑政和四年浩爲濰州太守下距建炎二年凡十五年久而不遷卒乃殉國魏公有賢後矣碑額失拓

論古堂記 政和四年四月十五日

碑在濰縣治東齊乘論古堂碑與祠堂碑金人修城記三碑竝立于城上州署扁曰靖恭亦有政和石記存焉于欽所見四碑今失其二此碑稱繪像卅人庸譚見後漢歐陽歙傳即前書膠東庸生郎宗見郎顗傳即顗父鄭康成甄宇自有傳徐房見逸

有傳淳于恭自有傳禽慶見鮑宣傳牟融周澤公沙穆逢萌鄭
頤勝撫自有傳孫嵩見趙岐傳皆漢人徐幹見王粲傳王脩自
有傳王儀見其子王裒傳邴原管寧自有傳是儀吳書有傳皆
三國人王裒劉毅元晉書有傳王昕北齊書有傳南史王裕之
傳亦有王昕于碑無施杜松贇隋人見北史堯君素傳高構隋
書北史皆有傳呂元節見舊唐書梁文貞傳新唐書作光節舊
有傳張允濟舊新唐書皆有傳韓熙載宋史南唐世家有附傳
唯逄紛王閎二人似未見于史當考

新修南池二亭記 政和四年七月七日

右碑在吉州諸家未入錄撰書者楚人江窾不見于史碑前似
少拓一二行繹其文義蓋慈州守張攜新修南池二亭而住持

是年五月朔高宗即位于應天府潛淡謁祠在六月三日是時河北關陝地尚皆宋有至十二月廿五日金人陷華州明日破潼關而嶽祠入金矣繼此題名者有金左[illegible]遠田曦二石未見拓本

鍾離松等題名　紹興廿三年四月廿五日

右題名篆書鍾離松陶定仲皆不見于史仁宗朝有鍾離瑾[illegible]州合肥人官龍圖閣侍制權知開封府松豈其族裔耶

黃裳繪進嘉邸帝王紹運等圖　淳祐七年十一月

右帝王紹運圖天文圖地理圖淳祐七年刻竝在蘇州府學俗稱天地人三圖攈地理圖末王致遠䟦知淳祐刻石原有四圖不知佚失者何圖也宋史本傳黃裳隆慶府普城人乾道五年

進士光宗登極遷嘉王府翊善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各述大旨陳之初裳製渾天儀輿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是此圖之進在光宗初年下距淳祐七年凡五十七八年其時寧宗未立理宗未生今此紹運圖已稱理宗乃今上皇帝當由致遠刻石復加增補非黃裳原本矣辜渝微誤地理略于西南時滇中未入版圖也

太白脫轆圖山谷反棹圖　寶祐四年

右脫轆反棹二圖并贊在安徽當塗據迈權圖後有至元戊寅年應復跋云于今八十三年則刻石當在寶祐四年訪碑錄列

于五年非也牟子才并研人遷居吳興宋史本傳不載返棹圖帷稱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爲記云云又寫力士脫鞾之狀爲之贊而刻諸石今祠記碑佚而圖贊多出一碑則史文有詳略也子才之子巘有陵陽集廿四卷今僅見寫本孫應龍元史有傳與歸安尹應復爲昆弟行明史忠義傳有牟魯烏程人是牟氏爲吾鄉舊家然余與同縣居而親故中無牟氏未識今尚有後人否也

西夏

皆慶寺感通塔碑　天祐民安五年正月

右碑在涼州大雲寺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立撰人名泐缺張政思書并篆額金石家未著錄劉孝廉師陸始訪得之碑兩

面刻字正面西夏國書不可識以碑陰之正書互較而行字微有參差亦難照釋女直蒙古畨部回部文皆從左而右西夏文獨從右而左碑陰云先后之朝又云二聖臨御按崇宗爲惠宗長子惠宗七歲即位梁太后攝政是先后也崇宗三歲即位母后梁氏臨朝天祐民安五年當宋紹聖元年崇宗才十二歲母后尚未歸政是二聖也先后時西羌寇涼宋史西夏傳略而不書

金

永慶寺鐵鐘款識　貞元二年四月廿九日

右鐘金貞元二年四月鑄連鈕高丈餘圍二丈餘在德州永慶寺寺有景泰七年重建永慶禪寺碑銘禮部尚書張惠撰文云

永慶寺舊在衛河之西元季燬于兵獲古峯禪師旣獲署任或謂城內州治後有地若干畝足以相當古峯是之作意興復余親至碑下節錄如此州人吳楚椿桑梓圖考作永樂十年誤碑不言州治後地是何廢址據鐘文知爲金時延壽三門院可補方志之缺鐘在大悲閣東平地景泰建寺或因重不可遷故未起鐘樓土人乃言此鐘因大水從他縣浮來吳楚椿又引鐘文題云唐貞元元年建因傅會永慶慈氏二寺爲王武俊造鐘文題有大金國字且多女直姓而指爲唐豈非瞽說鐘文景州將陵縣攷金之將陵即今德州舊德州治安德即今陵縣唐志太平寰宇記將陵屬德州宋志屬景州金志景州將陵置河倉有永濟渠餉盤河按永濟渠隋所作即古清河元明以來曰御河沿

河置屯衛故又曰衛河以通漕運亦曰運河金之河倉即今北
倉金鉤盤河經今德平縣南一經西北蓋將陵舊界贏東北矣
乃將陵治所隋唐宋初又與今異寰宇記將陵縣鬲津枯河在
縣北二十里王莽枯河在縣東十里漳河水西去縣二十五里
永濟渠在縣西十里是將陵舊治在今州治東十里今州治本
長河廢縣舊唐志隋于舊廣川東八十里置長河縣爲水壞唐
元和四年移就白橋于永濟河西岸置縣東去故城十三里十
年又移置于河東岸小胡城即今州治也舊五代志德州晉天
福五年移就長河縣爲治所一統志五代周時省長河爲鎮入
將陵宋志將陵縣景祐元年移于長河鎮金因之元爲陵州治
屬河間路明洪武初復爲縣屬濟南府永樂七年改德州爲陵

縣以故陵城爲德州則今州治卽小胡城從唐元和十年以來皆在永濟河東岸近修德州志爲吳莊恪等所藏乃不復覈實何也山左金石志僅錄鐘文多誤

重立泰寧宮碑 正隆四年十月 元至正十三年重刻

右碑在渭南南門外土地廟其上方刻祥符四年牒左方刻至正十三年記而此記刻於右方據至正記云古泰寧宮碑記經金宋逮今苔侵蘚駮文爲之晦蝕高二尺有咫厚九分之一易爲湮毀欲琢琬琰丈許以刻舊文可乎則宋金二碑舊各爲小石至正閒乃彙刻之内隱隱有文云渭南令李君金石錄有聖歷元年渭南令李君淸德頌此盖磨去唐碑而重刻者

德淵刻唐明皇御製老子讚幷書喻字讚 正大元年七月

右老子像讚梵文唵字讚竝稱唐明皇製在河南登封余所見咸寧縣臥龍寺有熙寧十年石刻唵字贊僅有首尾四句題爲太宗皇帝贊蓋宋太宗也此多中二聯以爲唐元宗贊金去熙寧未遠或各有所承虵形彼作虵行應難識作無人識碧眼作穿耳似熙寧本爲短

烏程嚴可均景文譔

時文

詩文集爲別集舉業之文爲時文近代通例別集不收時文而四庫書有元王克耘書義矜式北宋劉左司安禮集有經義十七首明劉誠意集有春秋義一冊足見時文亦文之一體不必歧而二之鐵橋未嘗以時文名而時文不可少鐵橋故選存一卷傳諸後世道光己丑歲三月平湖陸錫智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至民無能名焉　嘉慶庚申順天鄉試硃卷

大聖則天大于無名也蓋君一天也天大則天者亦大民無能名天而能名堯乎子言之一人首出爲天下君君之言尊也羣

也民之源也尙稽邃古降逮爰茲君天下者罔弗闚上儀播顯號聲施到今彼曷嘗渺乎小哉然皆不能不讓其大于天君哉君哉其帝堯乎前帝而君者皇後帝而君者王諦而帝煌而皇往而王世運有升降亦奚咨邃軒輊其間顧尙書獨載堯已來而余所聞五帝德及帝繫姓又荒略不雅馴則論爲君者舍堯將誰與歸大哉堯也其爲君也俊德克明立君之隆遂建君之極也帝德廣運一世之君實萬世之君也大哉堯也一天而已矣今夫域中之大者四而莫大于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孰窮其際孰御其虛唯天爲大亶其然乎以余觀載籍極博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彼寍非德意滂流休徵協應然欲與蒼蒼者度長絜短或未易同日語而唯堯之爲君也天大堯亦大天

未越乎堯之大堯能則乎天之大巍巍乎陰陽代嬗者天也羲和分命者堯也運斗樞而旋九野者天也允恭讓而被四表者堯也天行七曜以垂象堯齊七政以授時天以降洞微堯心堯以俾乂景天運故夫天者顯也坦也顚也至高無上也堯者高也明善傳聖也在夏史臣作唐典首稱粵若稽古說書者謂稽古爲同天其同之也其則之也大哉堯也一天而已矣而余曰思帝者勃興膺圖承運其徵望永譽於赫懿茂發乎輿情攄諸謠俗所謂實至者名歸大都然也況堯之爲君身甘藜藿手奠龍蛇壽逾百年精降十瑞度必塗歌巷舞敷張盛美潤色龐鴻庶稍疇君德萬一爾然而名可名非常名堯亦天也堯可名天可名乎民戴天未嘗以名予天非不欲也無能也故天大也民

戴堯未嘗以名奉堯非不爲也無能也故堯大也蕩蕩乎游康衢者共安不識不知歌擊壤者終忘帝力何有登熙皞之世泯熠兹之情俗返顓蒙治邁隆古大哉堯也一天而已矣夫巍巍者大而高蕩蕩者大而遠爲君如堯余雖極爲形容亦安能罄其大之量哉

何以報德

使德而有他報也雖以之報怨可矣甚矣德之不可不報也由或人之說誠善處怨矣其於德也將謂之何夫子詰之曰夫人不能與世渾忘而至以報復相尋與其過薄也毋寧過厚哉然而君子不爲者謂其所薄者厚則其所厚者薄故甚無取乎過高之行也非然以德報怨子之意良厚哉又何說之辭況夫今

之世急私鬬逞睚眦怨毒之於人甚矣而忽矯之曰匪怨也豖
以爲德也烏虖安得此長者之言哉然我謂從子之道必將使
子之身居造怨之府爲衆怨所歸視舉世泯泯絕無好行其德
者然後可不爾恐萬難爲德我者地也且夫戴高履厚天地德
我長育顧復父母德我政簡民安君相德我講道輔仁師友德
我人生世上安往而非受德之處哉言德亦不必君此即如緩
急人所時有也仳離黄烏每懷一飯之恩祓濯清流竟逆千秋
之業其爲德也多矣敢不圖報而從子之道情有所閡而無以
相稱義有難安而莫可自伸縱極其知遇之感而公論猶未恕
也謂此般般者貫于平時酬怨之方今奈何樹德而反招怨也
夫在報德者原未嘗有求諒於人之意求諒於人我則沽名非

負感激矣然何敢恃我之不求諒而齊庇我於虐我也而舍是又別無他報也則此情終闕然也亦竭其心力以將而索報或未厭也謂是區區者特子向者償怨之道今奈何會德而反斂怨也夫在施德者亦豈堪有責報於我之時責報於我彼亦市恩殊無局量矣然何敢幸彼之不責報而委嘉貺於草茅也而所報實無以復加也則此義大不行也嗟乎一息尚存猶是受恩之日畢生莫補忍為薄行之人徒以用情之過當反致負義之實多豈子處此尚有什伯於報怨者為德我者地乎何道之從願聞其略不然慎勿為過高之行也

子程子曰　道光癸未烏程擬縣考卷

宋儒釋大學篇名述師言以明有徵焉蓋宋學出于程尊之曰

子程子以其爲本師也故釋大學篇名而述伊川之言也朱子若謂漢儒小戴删大戴禮記存四十五篇馬融益王制等四篇爲四十九篇鄭氏從馬而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余取此二篇各使尊行先大學後中庸入四子書今作大學章句宜先釋篇名不敢稍持己見也昔者子程子嘗言之矣程有廣平安定二望本出顓頊重黎之後周宣王時程伯休父入爲大司馬封于程後遂爲氏逮我大宋而程爲河南甲族矣天佑道學大啟洛宗篤生名儒曰明道先生曰伊川先生其學出濂溪周子海內所謂大程夫子二程夫子者也夫子猶先生謂父兄也亦省其詞曰子子者男子之美稱故門弟子謂其師爲子孔子孟子其例也余稍有譔述于當代儒宗如康節邵氏橫渠張氏

藍田東萊呂氏建安胡氏凡所徵引間亦子之況兩程子夙心嚮往欽其道德奉其言論文章以爲標準而奚敢偏主焉惟是大學篇題欲求明道緒論卒未可得我師乎我師乎微伊川其誰與歸且夫師之授其弟弟之受于師大節在三私恩其二稱謂之間有加無已自昔然也公羊氏爲春秋傳于莊三十年引子司馬子定元年引子沈子說者謂加子于某子上者明其爲本師餘百家異學無足比數而列禦寇墨翟弟子稱其師子列子子墨子載籍極博更僕難終周末迄今語有原本竊沿此例崇奉先師稱子程子不嫌詞費又安得據孔孟之不稱子孔子子孟子而譏余之過當歟今者子程子往矣格言至論昭如日星顧于大學未有專書僅攻訂所及一則曰爾爾再則曰爾爾

奉天以爲性道敎之原所以紹明聖學也葢不知天則性不明不知性則道不尊不知道則敎不立子思作中庸因首揭之曰自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往而大義乖師異說人異論百家殊方乘閒竊發莫不著書立敎以惑世而誣民彼亦何嘗不言道哉道其所道焉耳彼亦何嘗不言性哉性其所性焉耳嗟乎益亦求其端於天乎天者羣物之祖也混然一氣而已有陰而後有陽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有陰陽五行而後有萬物物有無知覺者有有知覺者得其秀而最靈者人也所謂受天之中以生也天令之謂命命者天之令也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性卽天之性明乎天之性則知氣質亦性不足以盡性天隱然有以命之亦顯然有以命之性有善

無惡言性惡者非也言性善惡混者非也言性有三品者非也天命之謂性而有異性乎知性可以知道矣人自形生神發以後率其性之仁則有父子慈孝之道率其性之義則有君臣令恭之道率其性之禮與智則有接物處事辭讓是非之道貞一不二者天道性具之矣因物付物者人道性統之矣聖人此性庸愚亦此性即衰悪亦此性有率有不率耳不然不知性焉知道或以道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矣或以道爲可遇不可求虛以待之毋爲之先矣或且以道爲窈冥昏默可知而不可言矣亦未知率性之謂道耳且夫道由於性性本於天則人人皆道中人矣尚何待於教然而人有相近之性又有相遠之習有生之初不能無氣稟厚薄之異有生之後不能無知誘物化之移

道本大同而人有過不及之失繼天立極之聖人率其性之自然以契合乎天而章明其道于是有萬古不易之教則因以修之有隨時變易之教則損益以修之聖人而在上則修其禮樂刑政以爲教聖人而在下則修其詩書易象以爲教一切富彊功利之說刑名法術之家私智穿鑿殘刻堅鷙紛紜襍出不可窮詰者皆絕其道勿使爲學術禍修道之謂教不斷斷然乎知天則性明知性則道尊知道則教一聖學如是今而後庶幾無誤於所謂哉

故君子語大至莫能破焉

載與破兩窮于能道之費而隱益見矣葢必有大于大者而載之必有小于小者而破之而天下莫有也故莫能也道之費而

隱乃至此乎意謂夫物有對待之形而大小見焉大小者因形而名易其對待之形卽易其大小之名故有形之大小非其至也不可以語道道旣易知易能而又聖人天地不能盡此其故何也卽大小見之矣大小未易語也益思君子矣君子之道語大必無更大焉者故大也如有更大于大是大又將周之大之外也載也語小必無更小焉者故小也如有更小于小是小復得陷于小之內也破也且夫天下之物以虛包實則載焉以至虛者包虛又載焉舟承壺而水承舟包之以量非徒力克舉也道之大則無虛非實故極天下之至虛無以越乎道之大之量而欲包之必且漫而莫能容天下之物以精抵粗則破焉以至精者抵精又破焉木勝土而金勝木抵其疏理非徒性相制也

道之小則無粗非精故極天下之至精無以決乎道之小之理而欲抵之必且扞而莫能入故凡有外者皆可載泰山之大地載之以有外也而道無外道之外即道大之外仍大旣莫能出乎其外益載焉益大也有內者皆可破芥子之小鍼破之以有內也而道無內道之內亦道小之內尤小旣莫能入乎其內轉破焉轉小也大無始處亦無止處故惟道之大或能自載其大而難概之天下小有定體而無定體故雖道之小亦莫能自破其小而況求之天下而如其能載則非大也而小矣可小之大非君子之語大能破則非小也而大矣可大之小豈君子之語小哉

追記大賢之游梁將以明七篇之宗旨也蓋孟子之見諸侯未必自梁惠王始弟子欲明宗旨故追記之爲全書發端焉昔孟子願學孔子者也聖門敘孔子微言以爲論語而篇首曰學將以垂教也孟門萬章之徒敘孟子書以象論語而篇首曰孟子見梁惠王將以救時也孔孟之書二而一者也何言之孔子歷聘而欲行王道于魯孟子周游而欲行王道于梁魯用孔子梁用孟子而皆可以王其道同也道之行不行關乎運會不行而著書以垂教豈初意哉我蓋深觀戰國之大勢而知孟子之欲用梁其救時之心與孔子同而尤亟亟也何言之春秋之患在楚而戰國之患在秦楚勢將代周而卒不能者晉力足當楚而吳又乘其後也楚衰而晉分晉分而秦彊不盡吞山東不止秦

呑山東將盡壞井田廢封建堯舜再生不能修復此古今運會之大變遷也孟子久憂之計山東之國六韓最近秦最弱不足以難秦足以難秦者莫如梁秦下兵攻韓而梁爲之援攻楚趙燕齊而梁與韓持其後梁居天下之中地方千里力農教戰帝王之業可旦暮俟也以故爲救時計擇地而游梁出身而往見見則梁可王而秦不帝豈猶夫從人橫人兵家農家之游說已哉記者大書特書曰孟子見梁惠王子者男子之美稱加孟以別孔子惠王者魏瑩魏瑩未王薨謚惠侯襄王元年會諸侯于徐州相王而追尊爲惠王孟子書成于齊湣王之末亦沿之稱惠王也見惠王者召而見之也孔子應佛肸之召將使三晉不分因遂東周之志孟子應惠王之召欲令六國不滅重與湯武

之功其道同故其事同而其救時之心則視孔子尤汲汲也柰何惠王不用襄王亦不用先嘗游齊宣王不用至去梁再游齊湣王仍不用數十年間孟子老矣運會將大變遷聖賢莫可如何退而與萬章之徒著書垂教而追記游梁事以託始見孟子貴仁義賤功利所以明七篇之宗旨也

大舜有大焉至樂取於人以為善　嘉慶庚申順天鄉試硃卷

善量以同人為大虞帝豈可及已蓋善與人同者以其能從人以取之則其量為獨大耳其惟大舜有是乎意謂盈天地之間皆善也已得之與人得之有以異乎已未得之而人已得之有以異乎然已未得之而人已得之未能從之又未能取之將無以異乎如已未得之而人已得之既能從之又能取之將有以

異乎是之謂同是之謂大子路喜聞過禹拜善言大矣乎猶未也非謂聞過之喜之未大也其謂過爲賢者之偶告亦有過之偶推其喜之之心固未嘗謂其偶也常告之亦常喜之第未必人之常以善來也即此喜之之心尚待推也故猶未大也亦非謂善言之拜之未大也其謂言不必盡善善言不必盡聞極其拜之之心亦未嘗不求其盡也盡聞之亦盡拜之第未必人之盡以善來也即此拜之之心尚未極也故猶未大也其惟大舜乎則有大焉者乎舜何大則以舜之善與人同也夫善誠非己之所獨有也東海西海有聖人焉其善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焉其善同也言善固不必若此有大善焉可同也有小善焉亦可同也有一善焉可同也有萬善焉亦可同也合天下之善以

爲善合千古之善以爲善同之云者與人同在善之中卽與善同在人之中人與善爲一亦善與人爲一乃以己往而從之不啻有所舍者見人不見己亦見善不見人舍於己所以從於人從於人所以取於人以之爲善不亦樂乎如是爲善不與人同乎如是善與人同不其大乎且夫有善於此人取之則善己屬之人己從而取之則人之善又屬之己非屬之己也則亦非屬之人也與人同也人與己同善固非人所得私己與人同善亦非己所得私大矣哉善之量有如是舜之量有如是也且夫有善於此取於己善之量本自無窮取於人善之量更自無窮己不見其缺也人不見其盈也與人同也善亦或在己當其未也則舍之人亦或未善當其善也則從之大矣哉取之善其可限

舜之善亦莫可限也大哉舜乎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聖人不遺人善故能成其大豈其然乎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

欲明受餽之是而追憶在宋之時焉蓋孟子不常在宋即在宋而將有遠行亦已事耳乃欲明受餽之是不禁追憶之也曰以予之卒老於行也山東諸國半皆有車轍馬跡焉故去魯已後曾一至宋顧予留宋亦無幾時耳今子乃疑受金事令予一回溯之覺靡定之行蹤猶歷歷在目前也夫子也鄒魯間布衣耳自問學稍成就宜大行於世而去齊已後環顧諸侯王鮮可與語者惟宋王偃假仁義招賢下士嘗禮致予予就見之是以有

在宋之事也當是時宋地雖小截長續短方五六百里戰車數千乘馬數千匹帶甲數萬粟支數年亦山東之良國也誠使宋王發憤行王政天下事大可爲卽予亦願久留焉維持而左右之庶幾哉一姓再興詎徒屑屑焉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哉夫何圖王不成迺求速霸兵革日尋三方構怨予迷行計而未遽行也是時宋之臣若戴盈之不勝薛居州等皆份份一時選議行什一去關市之征出入王所盡忠納善予故稍觀望而滕世子之楚往反皆道宋再顧予予爲道性善稱堯舜淹留者又喻時迺王大不悛於志奮其武力蹂躪滕薛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齊楚魏惡其彊也謂之桀宋易厚天之棄商久矣王未足用爲善弗可留也已予行計益決

而是時齊相田文去位就國輕財好士士多歸之子亦心動顧念妻子在鄒老母葬於魯思欲東歸與嶧山故老斗酒話舊道出魯艤輿墓下然後馬首南嚮應孟嘗聘計此行也發軫商亳迤東而北而南而東紆途數百里亦良遠矣遂見宋王託故謝去宋裝餘馬刻日將行宋王祖帳東門外曰先生竟棄寡人繼此願得見也不腆兼金七十鎰為先生贐子再拜受之登車遂行此在宋已事也而子以受餽為疑何為者耶據孟子本文齊楚惡而伐之知孟子在宋時正與齊楚構兵又據本文去齊後至宋至薛知遠行乃是至薛舊薛久亡靖郭君田嬰封于薛其子田文嗣封知是時薛公乃孟嘗君也以史記六國表列傳按年推之自明下文戒心蓋為倉客所不容亦可意會知之鐵橋自記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

書異端於大賢策滕之後紀異也蓋孟子時去神農遠矣而尚

有神農之言者許行爲之言百紀之曰有有者不宜有者也昔滕世子見而孟子言必稱堯舜及問爲國又以夏后殷周對蓋戰國時能言唐虞三代之言者獨孟子也不意有欲駕而上之若許行者許行農家者流也農家者蓋出於農稷之官稷始甽田故嘗有言子能以窐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指之以陰乎爲任地之說者每誦法此言使許行亦爾卽孟子好辨必不闢之然而世俗之人多貴遠而賤近故農家者必託之於神農而後入說也夫三皇皆神聖而獨神神農者何寔古生民食鳥獸之肉毒傷而難給神農氏興迺播穀淇山之陽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此神農之所爲神也顧其功德被於無窮而立言不少概見卽重卦六十四八而八之亦絕無論說蓋其

時書契未興倉頡史皇沮誦降生也晚故神農之言曾不獲紀載以傳諸後世大可惜也然我觀百家傳記所稱神農之言又往往有之本草之經太一小子婀荷甘弇堈弔之問荅瑰奇荒忽疑有疑無即三墳之書左史倚相能讀之亦文不雅馴而農家者又爲神農二十篇其他諸子襍説援據神農之言復不可殫述如云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又云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倉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又云春夏之所生不傷不害又云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又云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夫鯀始作城而神農何言石城我見書傳

多矣其傳會不可信大較如斯而初不解其所從來今適得之益神農無此言有爲之言者也夫神農何時人而今適欲爲之言多見其贓也且夫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方神農時無上下之儀無朝覲聘享城郭宮室宗廟衣服之制故得躬勤畎畝號稱農皇迄於今不知又幾千萬年矣觭使神農尚在必不復言神農之言而言孟子之言而言唐虞三代之言如其不然卽其人不神其言可廢而奈何許行者睥睨五帝俛視三王游精泰始之初高語鴻濛之治而遂欲假神農之農以神其說是何厚誣我神農也甚矣人之好怪也神農雖神亦人類耳顧世傳其形體語至不經而魯人有尸佼者亦著書二十篇以謂神農夫負婦戴以治天下又以謂神農並

耕而王所以勸耕也葢惑於許行者不獨一陳相賴孟子闢之神農之言不行而唐虞三代之言復行於天下

景春曰公孫衍

道光癸未烏程擬縣考卷

時人盛稱約長縱舉其一而厭聞矣葢孟子書中若景春宋牼皆從横家也然景春啟口輒及公孫衍豈宋牼比哉戰國時公孫鞅入秦因景監以進景監者寵臣也我孟子七篇不言公孫鞅事葢置之不齒不意有每下益況若景春者景春之於景監其爲別族與否所不必知我聞景爲楚公族若景風景差其章章者先是鄭有景差爲相其惠政與公孫僑同而齊亦有景氏孟子弔東郭宿於景丑氏是也景春不知何許人聽其言可知其人公孫丑言管晏孟子以齊人斥之管晏且然況景春者其

言冀士也我安用知其何許人哉今使景春而齊景丑族也不過言公孫竈公孫明公孫捷耳景春而楚景風景差後也不過言公孫朝公孫竈耳景春而鄭景差後也不過言公孫關公孫申公孫輒公孫舍之公孫蠆公孫夏公孫黑公孫黑肱公孫揮公孫段公孫楚耳景春而秦景監族也不過言公孫枝耳然而景春亦未必能言且不屑言故我謂若景春者固不必知其何許人也彼所津津焉豔稱而樂道之者徒湎我孟子掩耳而不欲聞者也何則景春爲從橫之術者也且非從人也而橫人也而果于橫人中先絀一指而震驚焉而張皇焉曰公孫衍夫三晉多權變之士最顯名者蘇秦而景春不曰蘇秦曰公孫衍則何故也蘇秦相六國爲從長者十五年公孫衍首敗從約而蘇

秦蒙驵瞽終其身故有公孫衍遂無蘇秦也公孫衍者魏人先仕魏後相秦世稱其魏官曰犀首其先本秦王之孫故曰公孫也顧我觀百家傳紀往往言黃帝姓公孫子孫因而氏焉彼鼻春者胡不上溯軒轅之公孫鋪張土德勃興六相翊運將高出公孫衍萬萬矣卽不然與公孫衍同氏有趙人公孫龍者辨堅白異同爲名家者流又不然與公孫衍同名有燕人騶衍者談天迂大爲陰陽家者流二子立言卽無當大經大法要亦駭俗聳聽而鼻春皆不取取公孫衍則胡不并取雞鳴狗盜之公孫宏哉夫公孫衍乘蘇秦之敝佩五國相印其傾危與張儀同彼舌尚在皆妾婦而丈夫也而鼻春見不及此我固知朱經所羞與伍者也

沈晁郁云說苑政理有景差相鄭一章與孟子所載子產乘輿濟人事同前路用之恰箱兩頭中幅

補塾蘇秦至當不易其餘語語徵實仍語語
凌空煙雲舒卷非有非無極時文之能事

食牛以要秦穆公　嘉慶丙辰 順天考卷

述霸佐之要君雖失身而弗惜焉夫曰食牛失身甚矣而以之要秦視割烹之說不逾下哉章述或人之言以謂豪傑處世殆未可以常轍拘也自從負鼎與王而辱身賤行之中旬力名捷徑焉後伊尹千餘年而見之百里奚奚之以五羊皮自鬻也蓋身在犧牲家而心在秦穆公也勝國逋臣交疎援絕覓求無夢作合良難奚與穆公毋乃風馬牛不相及也臣擇君君未擇臣可柰何乃奚則曰有要之術在夫士能稍自振拔梯榮有路何處不勉焉以奚之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顧乃詭遇以希時継身以苟合哉烏虖牛衣之泣壯夫不為扣角而歌大臣在側奚

於此究且柰何乃奚則曰爾牛來思曷云倉之此要之術也夫豢人牧豎賤且勞焉奚也老成練達自視不凡詎其呼我爲牛應之爲牛者惟是古今來非常之士能養其精於憂患始覩奇才不忍其辱於須臾殆無奇遇奚益俛仰身世而於屈伸之道興廢之幾觕之熟也當是時齊覇既衰晉多內亂山東諸國非我君也秦雖僻處西陲而穆公闊達沈毅有高世主之風王氣在西北元臣佐命舍我其誰於是爲賈人載鹽將車之秦穆公觀鹽見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奚曰臣詎但食牛哉異日牧萬民亦當如是公曰願聞其說對曰君不兼臣之愚臣請以淫

渭為阿池以殺陵為闌檻或寢訛於晉鄭荷蓑笠於西戎不數年而山東諸國其牛後矣穆公大悅曰天賜良牧社稷之福也公孫支取賜以賀明日乃致上卿位以讓奚而處其下奚遂執秦國之政身虜食牛下役也秦大國也穆公令主也遇合之途不窮不熟風雲之會益出益奇覘王氣於牛口之前斯肯圖於夫夷之地百里奚出處卽不軌於正誼要以功成名立皆由於此飯牛之事又曷可少哉

楊遜修云事具說苑臣術篇處處從食牛起步以淸題界是爲節制之師

圭璋特達德也　嘉慶庚申順天鄉試進呈卷

玉爲特達之珍昭其德也蓋惟德可以特達而圭璋如是則玉德也君子貴玉貴其德而意[illegible]凡珍奇之物不有先容皆不

能徑遂而用之爲夫徑遂而用者必其殊絕於珍奇之物而非尋常之翫好所得與其選也而吾得由仁知以至天地爲爾言玉之德聞之唐虞五瑞夏后元圭古者玉爲重寶故堯將薦舜贈以昭華之玉也逮吾周設官分玉府典瑞諸職詳其制度蓋莫重於圭璋焉圭之類八大圭王所晉也鎮圭王所執也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以覜聘璧羨以起度穀圭以和難琬圭以結好此其大略也圭銳首而璧圜肉好圭重於璧故言圭而璧統焉半圭曰璋以朝后以聘君夫人邸而射者祀山川造贈賓客赤者禮南方牙者起軍旅治兵守皆不用於朝聘其體半

於圭故其列降於圭然國家寶瑞言圭必及璋蓋其貴從同而圭璋之所以貴者爾亦知之乎大凡聘問修好將之以皮幣必以圭璋先之而他物不得先蓋所以重王命尊分瑞所謂圭璋特琥璜爵禮有以少為貴也命曰特達特之言獨也達之言通也獨而專成通而遠行圭璋之貴貴以此爾乃其所由特達者又非徒重王命尊分瑞已也德也德者得也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當夫玉生於山太璞獨完韞石而含輝其蓄夫德也久矣瑕者德之華璨者德之秩瑛者德之光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皆言德也況吾所稱溫潤而澤以至精神見於山川罔非玉之德然則特達之珍非玉不充其選斷斷乎以其德也君子之所以貴玉爾可以知之矣

丁繡士云後幅詮德字用逸論語孔子語蓋齊論問玉篇也作者冥搜乃爾

鐵橋漫稿十三　文類十一　四錄堂類集

都計十三卷加目錄[illegible]七十七葉通計十三萬三千九百〇十字

[illegible]十二凡十九[illegible]計九萬六〇[illegible]十字